

道路越走越宽阔

夏太锋

我第一次坐客车是1975年。

当年,武冈文化馆在新东大队蹲点,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队员白天劳动,晚上在大队部礼堂排演节目。有一个小歌剧《大学归来》被上级选中,参加了邵阳地区举办的群众文艺调演。

20世纪70年代,武冈只有两条砂石公路通外地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满地。1975年10月的一天,参加调演的十余名队员在武冈汽车东站上了前往邵阳的客车。出发后,客车一路颠簸。车辆交会时,股股灰尘扬进车厢。车过高沙、大水,到了竹篙塘,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。河上没有桥,一艘“突突”冒着黑烟的轮渡停靠在码头,大车、小车排起了长队。我们下了客车,或蹲或站立在河岸。排队的车辆依次上船,轮渡开动了,不急不缓把车辆和旅客送到对岸,又把对岸的车辆和旅客接过来。大约半小时后,我们乘坐的客车才过渡,重新驶上了公路。

武冈的农民歌手钟廷桂也去

参演节目,和我们同车。时间太难熬了,钟廷桂即兴敲起了快板。行驶了近5个小时,客车终于停靠邵阳汽车东站。

调演结束后,队员相邀去邵阳火车站看火车。步行一个多小时,我们到达邵阳火车站,看到了绿皮火车,也看到了运煤的火车。一见火车我异常兴奋,心想坐火车不知是什么滋味,要是能坐上火车该有多开心啊。

参加工作后,我终于坐上了火车。那次学校组织我们去长沙砂子塘学校听课,大约晚上十点,我们这些前去听课的老师在邵阳火车站登上了绿皮火车。一声汽笛,车轮“哐当哐当”越转越快。我十分高兴,双眼望着车外,树木、房屋、星星点点的灯火一闪而过。除了灯光,看到的是黑魆魆的剪影,但我认为是最美的夜景。第一次坐火车,心情美风景也美。看着看着,火车到了邵东停了下来,有旅客上下车。火车停停靠靠过了娄底、湘乡、湘潭,疲劳和瞌睡还

是战胜了兴奋,我的头一会儿伏在条几上,一会儿靠在座背上……到达长沙,天已经大亮了,只是时间太久,人太疲劳。以后多次坐车去邵阳、长沙,我感到索然无味了。

这种索然无味在慢慢改变,首先是上瑞高速(现沪昆高速)经过邵阳,车道宽敞平坦,两旁的绿化树葱葱郁郁。车辆上了高速,没有颠簸,没有灰尘,听到的是车轮压过沥青路面的“沙沙”声,好像催眠曲,眯一会眼就到了目的地,轻快舒坦。洞新高速开通后,武冈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,在家门口能直接驶上高速,去邵阳约80分钟,去长沙约4个小时,公差、走亲访友、旅游说走就走。如今,武冈建成了南来北往的高速公路网,连通全国

各地,方便快捷。同时,农村修建了通乡通村公路,公共汽车在城乡往来穿梭,为人民群众的生产、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更令人兴奋的是新修的武冈机场,先后开通了至北京、海口、重庆等城市的九条航线。去年“十一”假期,亲友邀我去重庆旅游。飞机夜航,起飞降落时,透过舷窗外瞧,蓝蓝的夜、闪闪的星,灯火迷迷蒙蒙、闪闪烁烁,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。飞行一个半小时就到达了重庆江北机场。交通快捷了,世界变小了。

近日查阅“武冈综合交通体系国土空间专项规划”,有两条铁路规划过境武冈,一是“兴永郴赣”快速铁路,一是“怀桂”高速铁路。届时,武冈有高速公路,有铁路、有机场,将形成立体交通网络。改革开放45年来,不仅武冈人民的道路越走越宽阔,全国各族人民都大步奔走在通往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上。

(夏太锋,武冈政协退休干部)

双清

SHUANGQING

◆旅人手记

行走南岳

楚木湘魂

一村何奇,值得我们转三趟车去看它?

邵阳文化名人邹宗德老师说,奇或不奇是见仁见智的事,但“沧桑巨变”四个字,此村是担得起的。或者说,它起码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一个范本,美丽中国的一个符号。

集市、村庄、城镇……如一页一页的幻灯片,在眼前翻过去了,又有美丽的、明亮的一页翻过来,最后翻到了南岳村——不是南岳衡山的那个南岳,是新邵县寸石镇南岳村。其地理位置恰好在湖南中心,故称“湘心”。二广高速、邵坪高速以及207国道构成了其最重要的交通动脉。

在南岳村成为“全国文明村”“省美丽乡村示范村”之前,有无数的问题摆着。污浊的厕所,泥泞的道路,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筋筋绊绊,利益的纠结和冲突……听邵阳市委办驻南岳村工作队罗爱队长讲南岳故事,好比听一部《创业史》,“一波还未平息,一波又来侵袭”。在扶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接力赛中,他们签下“军令状”,以超出一个镇、一个省,面向全国的视野,一种厚植于乡土的情怀,改写了南岳村。

初夏阳光照耀下的南岳村,崭新、敞亮、明丽。远山近水,树上鸣禽,溪畔麻鸭,映着日色,欣欣然有喜色;在扶贫车间缝制手袋的妇女,在蘑菇车间里装运菌种的年轻人,在打理花木的汉子,脸上亦有一种太平盛世的喜气。彩虹跑道、秋收广场、南岳公园……小世界里有大意思,一个村庄有了安稳、富足,昂首阔步向前走的意象。

驻足于南岳村的文化广场上,看睡莲,看球场,看湘心亭,亭上有联:“花雨浇红阡陌梦;诗情染绿水云乡。”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周玉清撰联,中国书法协会理事龙开胜书写。山光水色,绿肥红瘦,生活与梦想,在字里行间荡漾。

同行的彭晓秋先生曾在这里驻过村、流过汗,知晓南岳村的日常情状和故事。他指点给我们一洼一洼的清水芙蓉,一树一树的杨梅,一排一排的香菇大棚——每一种奋斗的姿态都令人欢喜,每一次改革与创新是梦想的孕育。

放眼望去,雾霭从朗概山和龙山上升腾起来,上接高天,下垂厚地,渺乎苍茫。两山之间,平畴之上,屋舍俨然,黄发垂髫,怡然自乐。耕作往来者、经商贸易者,各得其所。

与湘心亭遥相呼应的,是东篱亭,因位于村东和高速路的铁篱笆边上而得名。眼前深红的、浅红的蔷薇迸发出馥郁的韵味,扶着篱笆攻城略寨,占领每一处空隙,于无声处自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繁华。这是人力,亦是自然造化,是现实世界里的一笔浪漫手法。此时水稻一碧无垠,氤氲着日月风露气,料得秋风飒飒时,稻田、银杏各自抖擞黄金甲,各不相让,犹如南岳村不甘人后。亭柱上邹宗德、李逸峰撰、书的对联应此情此景而生:“疏篱扶蔷薇出彩;香稻与银杏争黄。”

在这里,我居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一些很响亮的名字:周剑初、李炯峰、夏亦中……或撰联,或挥毫,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。原来他们也来过这里,并留下他们对这方水土的记叙、描写或抒情。

反正更多的是山,择一山,于葱茏草木中辟一条路上去……藤还是照样左右攀援,香草野花还是照样于石罅中野蛮生长,在漫不经心处别出心裁——这就是属于南岳村的公园了。公园的石牌楼上亦有邹宗德先生的对联:“暂歇耕锄,倩春风种梦;闲歌幸福,看秋色鎏金。”原来那个屋前楼后洁净、清爽,连烟火亦使人觉得洁净的地方,叫幸福屋场。原来“闲歌幸福”“春风种梦”别有深情。原来一个村亦有这样的见识和大气。

公园脚下是丰收广场,风车、马灯、犁、斗笠等一一出境,呈现了“农耕文化”的主题。这些都是我们童年中看见过、使用过的物件,如今看来唯有亲切,唯有感慨。物是人非,岁月流转,不能不叫人抚今追昔,忆苦思甜。

成就今天南岳村的,是草木山川、桑田美池、陌上花开及一切物华,是每一个耕作人家、每一个驻村工作队员、每一个敢闯敢干的人,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包容开放的政策。因为无数细节的叠加,才打开了今天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。

与其说我们在探访南岳村,不如说我们在见证一个乡村的蝶变,进一步说我们在见证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。汇入时代洪流南岳村,是繁星灿烂中的一颗,是百舸争流中的一叶,是史诗中的华丽铺陈,它的画卷正徐徐卷开,不可想象,不可限量。

(楚木湘魂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

湖光山色 刘玉松 摄

◆湘西南诗会

父亲的笔 (外一首)

张雪珊

父亲用尽88年的气力
也没能握住,曾经挥洒自如的笔
反复几次,没有写出慈爱、叮嘱、担忧
以及心中的牵挂,和不舍

那支比黄花还瘦的笔
在农历辛丑年腊月初六的中午
像一枚绣花针,从父亲的指间
缓缓滑下来,安详,而又寂静无声

蘸过4岁丧父、13岁丧母的多舛
蘸过狂风和暴雨,蘸过冰霜、寒凝
那支被苦水泡大的笔

刻下倔强,与自强不息
也刻下凤凰涅槃,永不言弃的梦想

比墨汁还浓的夜,遮住所有的天空
在我的梦中,总有一支笔龙飞凤舞
饱蘸泪水,和思念
缱绻。回旋。久久地,不愿停下
醒来时,那张洁白的纸上,空无一字

出 走

七个儿女,像七只土拨鼠
泥土里嬉闹,打滚,刨食
木楼上捉迷藏,过家家

也曾扮成王子和公主,灰头灰脸
为一顶狗尾草编织的王冠
轮番争抢,直到汗水淋漓

父亲的早晨,比打鸣的鸡醒得更早一些
没完没了的农事繁忙
面色凝重的蓑衣,风里来雨里去
没有发出一声埋怨或呻吟
我们紧随父亲身后
深一脚浅一脚,从未迷失自己

除夕的灶膛,把农历映得通亮
父亲摸着老茧,细数收成
一些往事猝不及防,让我背过脸去

就在前年,父亲没撑到过年团圆
在病床上离家出走
这一走,就再也没有回来

(张雪珊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◆乡土视野

黄 瓜

袁智云

几朵啦?”又从头开始数。天渐渐暗淡下来,两个小时眨眼功夫就过去,心里是相当的空灵和宁静。

摘一根嫩嫩的黄瓜,放衣服上擦几下,一口咬下去,“嘎嘣嘎嘣”脆。细细咀嚼,黄瓜的清香中带点甜味,夹杂着阳光的味道。天气热时,做个醋溜凉拌黄瓜,解暑又解渴。

“妈妈,要不就做点酸黄瓜?”儿子想换种口味。说干就干,从邻居那找来酸水引子,再烧了点开水,放凉后一起倒入玻璃坛子,加适量盐和冰糖。黄瓜洗干净,没入水中,盖好,在盖子周围放一圈水密封几小时即可。

儿子下课后就回来看看坛子,有几次忍不住想开盖,被我发现后,

他不好意思笑了笑(像极了小时候的我)。思绪飘回了从前。小时候,家里穷,没有零食和水果,每天能填饱肚子就很幸福。那个时候最新盼的是初夏季节,地里有黄瓜、豆角……放学后,书包一扔,就飞跑到地里。菜园里刚浇了粪水,新摘的黄瓜放衣服上一揩就入了嘴,还来不及尝味道就入了肚。豆角,还来不及长大,就被生吃了。摘了玉米,不敢拿回去吃,和小伙伴偷偷捡了点柴火,找个隐蔽的地方,烤着吃。还没熟透,顾不得烫,一口咬了一大块,直咽下去。小伙伴一把抢过去,连玉米棒芯都咬掉吞入肚子。吃完后,满足地摸摸肚子,打了个饱嗝,香气四溢。那香味,现在回想起来都流口水。两个人,望着对方嘴角边的炭黑

(我们像两只偷吃的“小花猫”),捂着肚子笑出了眼泪。

有次老妈趁我们去学校时,从外婆那拿回些黄瓜和豆角,放入酸水坛里。第二天放学回来,老妈想做几个酸黄瓜菜。刚把酸黄瓜拿出来,还没切开,被我们兄妹几个抢光了。不过瘾,然后我们翻坛子,里面的黄瓜、豆角被我们横扫干净。老妈一边心疼地看着我们吃,一边骂我们“饿死鬼投胎”。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酸坛子像有魔法似的,总能在我们放学后给我们小惊喜,除了黄瓜、豆角,还有刀豆、芥头、萝卜……

翘首以盼几小时后,终于可以开盖了。酸水味弥漫着小屋,儿子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入坛子,捞出一根黄瓜,一口咬下去:“酸酸的,甜甜的,脆脆的,好吃。”第二天再吃,就吃了几口,放一边不吃了。我尝了几口,味道还是酸酸脆脆的,开胃过瘾,但感觉就是少了点什么。

(袁智云,邵阳县长乐乡中学教师)

屋前的一小块地,我种上了“水果黄瓜”。端午节前夕,黄瓜挂满藤蔓,每个都长得碧绿碧绿的,身上有小硬刺;有些透过围墙探出头,像一个个“小调皮蛋”,煞是喜人。邻居要我介绍下种植经验,我思索半天说不出几句话。播种时,收集两只兔子拉的“巧克力”用来做底肥;发芽后,拔拔草,浇浇水;长出枝蔓后,做了两层竹架,让每片黄瓜叶子都能舒展开来,充分接受光照。可能我是农村老人说的那种“带菜”的人吧,我没有施一粒化肥,也没有喷一滴农药,我种的黄瓜是妥妥的绿色有机蔬菜。

拥有一块菜园的那种乐趣,种过菜的人才能深深体会。当黄瓜藤开始开花时,我下班后就过来瞧瞧。搬根小矮凳,或坐或站,从第一棵开始数,一朵花、二朵花、三朵花……来了几只小蝴蝶,眼光又追着它们,看它们贪婪地吮吸着花蜜,小肚子一张一弛,忙碌不已。恍过神来:“呀,刚数到第